

菩薩燈

印象中，滿姨始終穿著簡樸。米白或淡灰的衫褲，一綹馬尾安分地攔在後背，枯細的左腕結一只沉沉的玉鐲。琥珀色濃稠的午後，偌大的學校禮堂幽暗，母親挽著我，隔一段欣賞的距離。陽光一匹匹漸次披掛，滿姨的後頸略微蠟黃。多年後，我於普立茲獎照片集裡，恍惚瞥見與她重疊的身影。

斷垣殘壁裡側坐的婦人，一束光自頭頂照下，不亮的地方總比亮的多。

趕工約莫始於初二。學校禮堂以滿姨的工作檯為圓心，向外矗立一座座巨塔，都是幾日後預定送往燈節會場的大小花燈。據母親所言，師範美術畢業的滿姨，長年擔任花燈展的指導老師。每逢交件最後階段，她總自發性到校反覆檢查，為草率裹布的作品仔細收邊，或鑽進鑽出確認燈泡與配線。回娘家的母親常於午飯後，要我偕她步行去探望滿姨，途中順便買幾樣小吃，她熟知滿姨一旦忙碌，常常半天無暇進食。

抵達學校禮堂，我朝工作檯前的人影宏亮地呼喊，一邊自提袋掏抓，筍肉包兩粒一袋，菜包一顆單獨裝，憑觸感就能揀出特別的那份。聽聞人聲，滿姨暫時放下手中的老虎鉗，或一把涎著細絲的熱熔膠槍，騰出手接過半溫熱的點心，同時轉身自檯面下再拉出兩把鐵凳，招我們坐。一回買了牛奶，她微笑，說吃素的人不能喝奶啊。那你吃蛋嗎？年幼的我好奇追問。滿姨搖頭，雞蛋原本能孵出小雞的，吃掉了不也是殺生？母親將那瓶奶遞給我。

花燈設計多半圍繞傳奇或童話，穿梭在繁盛的陣列裡逐一指認，是考驗閱讀量的有趣遊戲。機器貓、南瓜馬車、白雪公主與七矮人，我大多即見即答，直到一尊人像使我皺眉歪頭。卡通的美少女戰士？漢聲童話的何仙姑？手托淨瓶，足頓蓮花——見我苦思許久，滿姨公布答案——她糊了一盞菩薩燈。

菩薩是慈悲的，滿姨低語，祂觀盡世間苦難聲音。

滿姨家客廳的神龕也供有一幅菩薩畫像。畫中菩薩雙眼半睜，臉面不沾喜怒哀懼，祂身後兩名仙童，或雙手合十，或手持法器，同菩薩一般氣定神閒。映襯著滿姨一對玲瓏的兒女，我相信在菩薩始終慈悲的目光下，滿姨大概是幸福的。

傍晚，所有阿姨皆到齊。姊妹們聚在娘家客廳話家常，幾位先生則攤開摺疊桌，八隻手砌起綠白方陣。不多時，忽然有人熱切地喊著吸在電視前的我。換隻手轉轉運，男人咧嘴，指向牌堆末尾，示意我替他拿一張。我乖順地從那條綠色長龍尾端拔下一枚鱗片。男人瞄一眼，隨即牌尺一推，大笑。阿姨們暫停談話，被邀請起身見證得天獨厚的牌型。男人塞來一張紅鈔票，我的頭頂被摸了又摸，像廟口石獅嘴咬的彩球。眾人拍手，九蓮寶燈、九蓮寶燈。儘管不明就裡，我卻覺得聽起來跟滿姨的菩薩燈十分般配。

回憶漫漶，關於滿姨的菩薩燈最終是否獲獎。但不久後，我便在藝術課本讀到，花燈的材質不耐久放，一眾吞煙噴霧或旋轉開合的酷炫花燈，元宵之後

多半做一般垃圾燒毀。

彷彿那刻，我就從熱衷逛燈會、排長長隊伍領提燈的年紀倉促肄業。

滿姨仍舊吃素，只是她客廳的神龕已清運，換成鱗次櫛比的紙箱，唯獨菩薩畫像嵌入牆面，拆卸不易因而倖免。空間闔割剩一條僅容側身的走道，紙箱上印滿時髦的英文字：有機·天然·抗癌·排毒……，來不及閱讀完胖嘟嘟的綠色字體，我便聽到滿姨自廚房喚我。

廚房也淪為紙箱的領地，僅剩餐桌勉強能坐下談話。滿姨喋喋不休介紹著，俐落地從一罐塑膠瓶舀起三大匙綠色粉末填進杯中，總括是綠拿鐵精力湯之類，尤其強調要冷水沖泡，才不會破壞營養素。接過滿姨遞來的玻璃杯，綠色粉末因表面張力，在水面堆成一座青綠的山丘，邊緣如冰河消融般正一角一角逐漸崩塌。持筷子想攪散那座蔬果山，卻始終有幾坯負隅頑抗的綠渣在杯中載浮載沉。母親抿了一小口後，將她那杯遞給我，我憋著氣將兩杯鼻涕迅速嚥下。滿姨看我喝得精光，連稱可以續杯。我好不容易拒絕了。

這很貴的，滿姨撇嘴，是親人我才讓你們試喝這麼多。母親隨口詢問價格，滿姨說了一個數字，不待我們反應便補充，美國人都喝這個，加上運費當然不能跟同類商品比，要識貨——

母親待滿姨話音將歇，搶先微笑，說再考慮看看。

回程，母親嘟囔，說交關也不是這個價錢。她補充，滿姨鬧離職那段期間，眾姊妹費盡唇舌勸她再撐半年等退休，甚至勞駕在別校做校長的舅舅出面，替她追回只差校長核簽的離職文件。不然哪有辦法領到那麼高的退休金，讓她現在四處亂買？母親撇嘴。我想起剛才在屋內似乎沒有見到男人，母親向來教導我身為客人，得向主人家中所有成員打招呼。那天母親罕見地未於事後檢討我的禮儀，我以為她忘了。

印滿綠色字體的紙箱某天默默消失，換防彈咖啡、益生菌、魚油膠囊輪番上陣，每回皆壅塞整座客廳。母親始終沒有捧場，幾次後，滿姨不再殷勤邀請我們前往試吃試喝。

有別於鮮花素菜、三牲五果，洋里洋氣的科技供品，對菩薩而言可謂新奇吧？

考取駕照後，母親總要我載她至廟裡拜拜。打開紅白塑膠袋，我熟稔地取出瓜果堆放於龍鳳紅盤，添油香、拿一捆金紙，點燃對應支數的線香遞給母親。母親持香念念有詞，一旁的我盤算著下一目的地的路線。

一大早買的那袋芭樂好像沒拿下來拜？我突然想起。沒人拜芭樂的，母親白我一眼。我拿出手機查詢，才知道一說是芭樂在農業時代廉價又難吃，祭拜顯得沒誠意——但現在的芭樂又大又甜，價格也不差，而，神明久久沒吃到芭樂，給祂一嘗也不壞吧？

問句擱淺在舌根。真要與母親提，她勢必碎念與其胡思亂想不如趕緊幫她燒金紙，再慢就要錯過探視時間。

連幾個周末，男人於深夜打來。斜倚床頭幾欲熟睡的母親驚醒，倉促暫停平板裡的韓劇，開啟通話擴音。同是女人你比較知道要她要買的東西，錢我再拿給你……。母親點頭，一邊複誦一邊持筆仔細記下。話尾，母親淡淡詢問，明天我兒子開車，順道載你去？男人不等母親話落即答，早就約好要和同事打網球咧，一個月一次，好幾年嘍。幾聲乾笑，像揉碎一掌枯葉。

近幾年春節，兩三位住得近的阿姨，相約在其中一人家重溫往昔熱鬧。姊妹們依舊在客廳聊天，男人攤開麻將桌，拉兩位表哥，又吩咐彼時還在拿手機查規則的我做他下家。

牌角磕碰在包裹絨布的桌面，擊出沉悶的聲響。失去手機遊戲的輔助功能，我與他們打牌，倒像嬰兒認字卡。籌碼當然微不足道，是以他們隨性地餵。表哥說他與同事上桌起碼要五百三百，才值得聚精會神。男人驕傲表示，他以前都是幾千幾萬來去，那叫真的爽。語畢丟牌，放了一槍給我。

……海底撈月？我向男人確認術語。

是河底撈魚啦，男人指著我笑。連三拉三，養肥一點再殺。

跨越枯水期的河川，車子靠右，自交流道下來後，路便逐漸狹窄。車裡攪不散的陰翳，是蟄伏母親外套的線香微粒。她瞪著眼，默數要在加油站過去後的第三個路口右轉。

我將油門踩得很輕。其實不用特地數，那間標榜高品質高規格的療養院甫重鋪門前道路，深黑緻密的瀝青，伸長舌頭探在褪色而孔蓋遍布的主要幹道，突兀如爬滿老人斑的皺皮上，一條全新 OK 繃。母親探身，再次清點後座什物，叨唸著後車箱的衛生棉紙內褲，瓶瓶罐罐裝在臉盆，下車要記得拿。

我懷疑滿姨好像胖了，髮根處一截銀白來不及染，她正忙著檢視我們帶去的物品。你帶的水果有甜嗎？以前我兒子帶我參觀在一〇一的公司，那裡的水果吃到飽——噢，芭樂好，我在這邊都沒大便。我告訴你，這邊的人都在監視我，就連我打電話也被政府監聽——可是我想到我女兒一直不結婚，就很擔心，晚上都睡不著……

母親插空檔叮嚀滿姨食物的存放，更多時候聆聽，偶爾附和。會客時間短暫，廣播響起，我們起身離開。

回程，顛簸的路面誘發車子一段微弱的癲癇，持續震動彷彿食道肌肉一縮一張，母親深層的記憶漫不經心地反芻，偶爾，吐露一小枚過往的碎片，伴隨食糜的酸臭。我靜靜瞪著前方閃爍的黃燈。

某段時間，牌桌上的梅蘭竹菊，繁盛的枝葉攀入臥房，花瓣飄落，在枕頭，在被單，洗了也殘留暗香。而外面，外面據說還有更多的麻將，千嬌百媚的花牌。丟牌。補花，再補花。

滿姨仍舊跟男人住在一起。

河底撈魚，海底撈月。魚兒不斷躍進躍出那枚明亮的影子，鄰鄰地，水面全是月亮的碎片。

滿姨是在那時加入直銷的嗎？

滿姨返家當天，兒女陪她在療養院中庭散步。母親拉住男人，竊竊私語要他懂得趁機在滿姨的茶杯裡滴藥。醫生說藥無色無味，她怎麼可能會發現。男人不出聲。母親皺眉，說小孩都大了，只剩你們夫妻能互相照顧，每天一次就好，有吃藥就會變穩定，會越來越好。

男人說好。

再次聽到滿姨的聲音，電話那頭她活力充沛。

駛經正逢豐水期的河川，差點慣性下了交流道。汽車甫彎進滿姨家的小巷，遠遠就看見騎樓前擺滿不鏽鋼桌椅，使我們不得不另尋一處空地停車。

滿姨帶領著母親和我，逐一掀開雜陳在騎樓內側的大小冷凍櫃，兩眼發光挖出一包又一包隨意打結的塑膠袋，剝開沾附的冰渣，指著包裝露出一隅說是漢堡排，另一盒狀物大約是蛋餅皮。一台多功能攤車用鐵鍊拴在柱子旁，煎台的邊角有濃淡的黑垢，櫥櫃的玻璃拉門透著幾道裂痕。滿姨得意地表示車子可是她自回收場徒步推回家，免去幾百塊搬運費。早餐店就要開了，能省則省，她沾沾自喜。

進入室內，數枚大鐵盤堆疊於客廳桌，上面攤著各式堅果，正散發淡淡的熱氣。滿姨抓了幾粒核桃遞給我們，母親吃了一顆，說似乎有點焦。我停止咀嚼，趁滿姨轉身進廚房，抽張衛生紙吐掉。其實還有油耗味。

——開店是大事呢。母親跟入廚房，向滿姨問男人是否表示意見。他這幾天有網球聯誼賽，每天都練到很晚，我也沒閒功夫管他，滿姨心不在焉回答，反倒興沖沖地熱起油鍋，準備請我們品嚐獨家研發的肉蛋吐司。她又旋即喚我，幫忙把清出的回收物運至學校資源回收場。警衛還是我教書時的那個，你報我的名字，他會讓你進去的，滿姨指了指門口，要丟的東西都堆在那，推推車去吧，光開店的東西就放不下囉！

那台螺絲鬆動的推車上，堆著成捆鐵絲和褪色的工具箱，破裂的上蓋遮掩箱裡生鏽的老虎鉗和幾枚小燈泡，一眾物品幾欲翻覆。墊在最下方的，隱隱約約，是那幅終於拆下來的菩薩畫像。

始終不能確認，滿姨的菩薩燈最終是否獲獎。